

湖南省委宣传部科研立项课题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 汉语语义研究

邱震强摇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 本专著集中了三个课题的科研成果——

湖南省委宣传部科研立项课题：

摇摇 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摇摇编号 园缘园园园园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摇摇 现代汉语语义素分析 摇摇编号 园园园园园园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立项课题：

摇摇 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 摇摇编号 园园园园园园

作者介绍：邱震强(员园园一)，男，汉族，湖南宁乡县人，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长期担任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义学等课程的教学，在汉语语义、语法教学和研究方面，颇有心得，在《中国语文》、《中国语文研究》、《语言研究》、《湖南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等省级或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猿园 余篇。

## 自摇序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国外语言学的重点已由句法向语义发生了转移，并且已由结构主义语义学阶段进入了多学科、跨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多元化阶段，这是语言学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语义学在国外已经成了一门重要的、与许多学科关系密切的新学科，分成了许多门类，形成了许多学派，创立了不少理论，取得了不少成果。所以有人说，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大有语义化之趋向。在我国，对汉语语义的研究已经起步，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辛勤耕耘，也提出了某些理论（如义位场理论、语义特征分析理论、语义指向理论等），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与国外相比，与现代化的要求相比，却仍然只能说是非常薄弱的环节。本人素喜看《亮剑》之类的电视剧，看过一遍看二遍，就像儿时无数遍地看《地雷战》、《地道战》一样，一看便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大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豪情，本人试图在汉语语义研究方面做点工作，以尽自己的一点“匹夫”之力。

我们认为，语义研究，关键要达到两个目标，一个是把语义运动的情况如实地描述出来，另一个是语义形式化。前一个目标也就是把语义表达和理解的过程弄清楚，要达此目的，必须研究语义系统，研究语义的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然后要研究制约语义表达和理解的各种因素，也就是广义语义场，研究广义语义场诸因素的相互关系，研究这些因素制约语义表达和理解的类型和过程。后一个目标主要体现为语义特征分析的形式化和广义语义

场制约语义表达和理解过程的形式化。

本书四章围绕这两个目标展开。前三章属语义系统的静态和动态研究，每章的主体部分都已在重要期刊发表；在语义特征分析形式化方面我们作了独特的尝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把层次分析法引入语义特征分析，提出了一套分析模式。最后一章专门研究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我们研究了广义语义场的六大基本组成部分即语义单位的聚合关系、语义单位的组合关系、各类语境、背景知识、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等对语义表达和理解制约的情况。

本书主要建树有三：

(员) 明确了最小的语义单位，从而明确了汉语语义系统的结构。

(圆) 全面研究了语素义、义位、义句的静态与动态，解决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猿) 区分狭义语义场与广义语义场的概念，从六大方面论述了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充实了言语场理论的内容，从而为语义输出与输入的进一步形式化做好了理论准备。

这些建树，使我们逐步接近语义研究的两大目标。应该说，要完全实现两大目标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是几代人奋斗的事情，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逼近真理。一旦完全实现这两个目标，人机对话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人类将获得身心的完全解放。因此，向这两大目标的每一次逼近，无疑都是有意义的。愿有更多的人为此努力。

邱震强

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

# 目 录

第一章 摇汉语语素义研究 .....	( 页 )
第一节 摇汉语语素义研究综述 .....	( 页 )
第二节 摇为汉语语素义正名 .....	( 源 )
摇摇一、义素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	( 源 )
摇摇二、语素义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	( 远 )
第三节 摇汉语语素义的静态与动态 .....	( 页 )
摇摇一、语素义的静态 .....	( 页 )
摇摇二、语素义动态(一) .....	( 页 )
摇摇三、语素义动态(二) .....	( 页 )
第二章 摇义位研究 .....	( 页 )
第一节 摇义位研究理论综述 .....	( 页 )
第二节 摇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	( 源 )
摇摇一、汉语表亲属关系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	( 源 )
摇摇二、分类义场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	( 缘 )
摇摇三、部分义场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	( 远 )
摇摇四、顺序义场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 .....	( 远 )
摇摇五、对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评价 .....	( 苑 )
第三节 摇义位的静态与动态 .....	( 愿 )
摇摇一、义位的静态 .....	( 愿 )
摇摇二、动态义位本体 .....	( 愿 )

摇摇三、义位变体 .....	( 189 )
第四节 摇专书特殊义位研究 .....	( 190 )
摇摇一、《五灯会元》“把”字研究 .....	( 190 )
摇摇二、《五灯会元》“将”字研究 .....	( 193 )
第三章 摇义句研究 .....	( 195 )
第一节 摇义句研究综述 .....	( 195 )
第二节 摇义句的静态与动态 .....	( 195 )
摇摇一、静态基本义句 .....	( 195 )
摇摇二、蕴含义句与预设义句 .....	( 196 )
摇摇三、静态附加义句 .....	( 196 )
摇摇四、动态义句 .....	( 196 )
第三节 摇“杂填词”式双核谓词格框架 .....	( 196 )
第四节 摇歧义研究 .....	( 197 )
摇摇一、歧义研究综述 .....	( 197 )
摇摇二、歧义格式类型 .....	( 197 )
摇摇三、实现歧义的有效分化 .....	( 198 )
第四章 摇广义语义场对语义的制约 .....	( 199 )
第一节 摇研究综述 .....	( 199 )
第二节 摇语义组合、聚合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	( 199 )
摇摇一、组合关系对语义的制约 .....	( 199 )
摇摇二、聚合关系对语义的制约 .....	( 200 )
第三节 摇语境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	( 200 )
第四节 摇背景知识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	( 200 )
摇摇一、语言知识对语义的制约 .....	( 200 )
摇摇二、与言语所指对象有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对 语义的制约 .....	( 200 )

摇摇三、反映客观事物间各种联系的知识对语义的制约 .....	( 圆原)
摇摇四、个别详尽研究：背景对义位“回向”的制约 .....	( 圆原)
第五节 摇语言能力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	( 圆原)
第六节 摇思维及其对语义的制约 .....	( 圆原)
摇摇一、思维制约语义系统的形成.....	( 圆原)
摇摇二、思维对表达与理解的制约.....	( 圆原)
符号索引 .....	( 圆原)
参考文献 .....	( 圆原)
后记 .....	( 圆原)

# 第一章 摇汉语语素义研究

## 第一节 摇汉语语素义研究综述<sup>①</sup>

“语素义”是语素的意义部分。“语素”这个术语出自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是皂夔夔皂夔的翻译。布龙菲尔德<sup>②</sup>认为，语言包括两个习惯层次。一个层次是音位的，组成了语言的音系。另一个层次包括形式原意义习惯，这些习惯组成了语言的语法和词汇。一种语言之所以能完成传递信息、协调交际的任务，不可能仅仅依靠音位的配列，而要依靠形式原意义习惯层次上的单位配列。这种形式原意义习惯层次上的最小单位就是语素。

作为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一级单位，语素与汉语是同时产生的(有其实而无其名)。上古阶段的汉语，语素基本上就是词。“字”是汉语语法学中最早出现的单位术语，它一般就是语素或词。

皂夔皂夔年初，傅东华先生在《给望道先生的公开信》里首次使用了英语的皂夔皂夔一词并将其翻译成“词”，陈望道先生在《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中将其改译为“形态部”。在皂夔皂夔年皂夔皂夔月发表的《六书与六法》一文中，陈先生提出了“辞素”的概念，在两月后的《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一文中又进一步将其更名为“语素”，并且指出：

<sup>①</sup> 本节内容属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课题“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的成果，课题编号为：皂夔皂夔皂夔。

<sup>②</sup>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皂夔]北京：商务印书馆，皂夔皂夔皂夔。

“所谓合成语就是实素和实素接合的孳乳语，所谓推出语就是虚素和实素接合的孳乳语。”

这是我国语法文献中最早出现的“语素”名称，也是最早给语素作虚、实分类的。用“语素”取代“字”来阐述构词法，名正而易顺，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文中是以“词”为“语”的，那么“语素”也只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词素”，与公认的“最小的音义结合体”的语素定义还是有差异的。

1927年曹伯韩先生的《国语文法》对复音词的结构作出了正确的阐述，科学地阐述了“词素”、“单纯词”、“合成词”、“接头词素”、“接尾词素”等新的概念，为20世纪30年代建立构词法和单位制开了先河。

1937年陆志韦先生等著的《汉语构词法》中提出：

“把凡是有意义的音节都先当作词素。”

1936年胡裕树先生主编的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材第一版采用了“词素”的说法，并为之下定了定义：

“词素是构词的成分。”

“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结构单位是词素。”

这样一来，词素的影响很快扩大了。直到今天仍有一些语法与词汇学论著沿用“词素”一说的。

“语素”说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提出并研究语素的人是吕叔湘和朱德熙两先生。1935年，吕先生发表了《语言和语言学》的论文，指出：

“每个单位用一定的语音跟一定的意义相联系，这样的单位叫做语素。”

“语素是最小的语言形式，任何长篇大论都能分析成一个一个语素。”

“语素”的说法及其最早的定义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文章还将“语素”与“词素”比较，进一步指出了“语素”这一术语的科学



张志毅、张庆云两先生<sup>①</sup>认为，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是语义的五种载体，而词是最基本的载体。比起义素、语素义、义丛、句义，义位是最基本的，它是最容易为常识所认同的、自然的较小的语义单位。

张志毅、张庆云两先生没有回避语义系统的问题，但把来自西洋语法中的、汉语中并非自然存在的概念“词”及与此相应的“义位”看成了最基本的东西。

贾彦德先生的《汉语语义学》是国内影响较大的语义学教材，语素义这么重要的语义单位，却没能在目录中体现出来，只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五节“语义单位”<sup>②</sup>中稍微提及：

“我们是为了弄清义位及其附加义而研究语素义的，因而我们关心的是构词语素(词根、词缀)的意义。”

“至于任何语言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它们的义位不是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的，不过这些语素义却也起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或者提示义位，或是添加附加义。”

正是因为有这些认识，所以语素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没有理清语素义和义素的关系。或者说，是因为有一个义素的概念，模糊了人们认识语素义的视线。

## 第二节 摇为汉语语素义正名<sup>③</sup>

### 一、义素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因为有一个义素的概念，模糊了人们认识语素义的视线，因

① 张志毅、张庆云撰《词汇语义学》[酝]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02年。

② 贾彦德撰《汉语语义学》[酝]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002年。

③ 本节内容属湖南省教育厅科研资助课题“汉语语素义及其组合”的成果，课题编号为~~04070001~~。本节内容发表于《广西社会科学》~~2005~~2006年第~~04~~03期，编入本书时有改动。



一些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人类依据一定参照物分辨出来的，既不依附于一定的形体，数目也是难以把握的。比如语音，有音素、音节等各级单位，各级单位我们都可以总结出一些特征来，这些特征自然并不就是单位本身。语义也是这样，有语素义、义位、义丛、义句这些不同层级的语义单位，各单位都有一些语义特征，语素义也可以进行语义特征分析（自由、不定位语素的语素义就是义位，这时义位的语义特征分析就是语素义的语义特征分析），义丛、义句也不例外，如果我们只把义位的特征叫最小的语义单位，那么其他单位的特征又如何处理呢？

显然，语义特征（义素）既不是单位，更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 二、语素义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

对最小语义单位的认识，最终涉及到研究本位的问题。

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常谈》第四部分谈到字与词的关系时说，“‘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

徐通锵先生<sup>①</sup>提出了很多有见地的观点：

“汉语的结构核心是语义，传统小学的重大成就就是这种语义性的最好说明。印欧语的结构核心是语法，它的研究传统和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为此作出了强有力的注释。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以语义为核心的结构，自然难以解决汉语语法的基本问题。”

“与语言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

<sup>①</sup> 徐通锵《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允]《语言文字应用》，1982(1)

传统的小学就是以字为基础进行它的研究并取得重要的成就的。字的性质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其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顽强的表义性。”

“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汉语，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汉语的结构现实。”

“要求语言学家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研究汉语。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词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以字为本位来研究汉语，这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决心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向汉语的回归，是一种否定的否定的过程。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基点应该建立在字的研究基础上。”

我们认为，向汉语回归，以“字”为本位，在这一点上应是毋庸置疑的，理论上和事实上的论据都很充分。在汉语中，一个字基本上就代表一个语素。因此，语言研究上向“字”的回归，在语法上其实就表现为向“语素”的回归。诚然，“语素”是个外来概念，但不能因为它是一个外来概念就一棍子将它打死。

徐通锵先生在这点上有点矫枉过正之嫌：

“至于语素，即使在印欧语社团中它也没有心理现实性，也没有现成的、离散性的特点，因而它的分离成为印欧系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它是 19 世纪初叶才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词的一种构成成分，不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汉语的研究中更没有它的地位，应该扬弃。”<sup>①</sup>

这样的观点令人难以认同。因为语素和词不同，后者很难把握，不是汉语自然节奏的体现；而前者容易把握，与字基本对应，是汉语自然节奏的体现，因此，这两个概念，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实事求是，洋为中用，重视语素，语法上表现为向“语素”的回归，那么语义上就表现为以语素义为本位。只有这样，才能正

<sup>①</sup> 徐通锵《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允]《语言文字应用》，1992(1)

确认识语素义。因为人们看到“任何语言的复合词和派生词，它们的义位不是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的，不过这些语素义却也起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或者提示义位，或是添加附加义”<sup>①</sup>，所以便弄不清语素义的本来面目了。如果义位大都是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那么大家都会认为语素义其实是最小的语义单位，就像音素是最小的语音单位一样。事实上，如果做一个调查，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义位就是构成它们的语素义的相加。

如并列式复合词，语素义与义位间的联系就非常紧密。其中，两个语素义为同义(近义)关系的，两者比较容易结合起来表示一个整体的意义，语素义与复合词义位的联系最为直观。大多数同义关系复合词的义位与两个语素的意义相同或相近。如：语言、人民、道路、贡献、教诲、攻打、购买、伟大、美丽、宽绰、广阔。两个语素义为反义(对义)关系的，两语素义有可能是一种线性组合关系，表示一种相对概括的概念，这时复合词的义位大体相当于两个语素意义的相加。如：赏罚——奖励有功的人，处罚有过失的人；毁誉——毁谤和称赞。两个语素义也有可能是反义(对义)关系，其中只有一个语素的意义代表这个复合词的义位，另一个语素义只起陪衬作用。通常将这类词称为“偏义复合词”。如：好歹、动静、得失。其中起陪衬作用的语素义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另一表义语素义起显示和限制的作用，使其意义具有单一性和鲜明性。两个语素义为相关义(包括远义)的，有的是线性组合关系，复合词的词义与语素义有直接联系。如：身心——身体和精神；简明——简单明白。

再如偏正、述宾、述补、主谓式复合词，其构词语素间的语义关系相对单一，多数双音复合词的义位与语素义有对应关系，

<sup>①</sup> 贾彦德撰《汉语语义学》[酝]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具有直接联系，释义方法是根据其内在的语法结构和语素义联系，将词复原为词组或句子（将义位扩展为义丛或义句），在保留原语素义的基础上，补充必要的附加成分。例如：上诉（偏正式）——向上级申诉冤情；雪耻（述宾式）——洗雪耻辱；造就（述补式）——培养使之有成就；地震（主谓式）——由地球内部的变化引起的地壳震动。

各类双音复合词中，均有一些复合词的义位与构词语素的意義相距甚远。但通过语素义说明语源（或构词理据），对于人们深入理解义位，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以上情况表明，语素义是义位或固定义丛的构成单位（固定义丛的情况相类，不再举例）。而语素义不能再往下分出更小的组成单位，所以，语素义是最小的语义单位。我们不能因为不少义位不是由构成它的语素义的简单相加，就否认语素义是义位的构成单位，正好像当义丛不是义位的简单相加时我们不能否认义位是义丛的构成单位，当义句不是义位或义丛的简单相加时我们不能否认义位或义丛是义句的构成单位一样。多义义丛都不是构成它的义位的简单相加，如“台湾语言研究会”、“系统研究”、“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上午”、“部分锈蚀的仪器”、“小学生辞典”等，义丛分别都有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并不是把组成它们的义位简单加起来能得到说明的。多义句也是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的是，修辞学上的精细、夸张、反语、断取、仿句、仿调、镶嵌、留白、急收、互文，义句更不是义位或义丛的简单相加。请看下面例句中加点的部分。

（勇）这时打头的木主早已望不见了，走过去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甲士，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功夫，这才见到许多兵丁，肩着九旒云罕旗，仿佛五色云一样。（鲁迅《采薇》）

（圆）你只有谷城县弹丸之地。池塘小，难养大鱼。（姚雪垠《李自成》）